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主 编 许 明

迷茫的跋涉者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

张志忠 著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近期书目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

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动荡中的历史抉择

——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人海孤舟

——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

文化转型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涅槃

先知的足迹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

——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

迷茫的跋涉者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

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

市场经济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

学术救国

——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

ISBN 7-215-03436-4



9 787215 034365 >

迷茫的 一涉者

——中国当代

心态录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迷茫的跋涉者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

张志忠 著 责任编辑 陈智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商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71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15-03436-4/G·462 定价 16.50 元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顾 问	胡 绳	季羨林	张岱年	任继愈
	汤一介	马 洪	冯 契	梁披云
主 编	许 明			
编 委 会	王小盾	尤西林	许 明	刘月莲
	汤学智	乔仁毅	陈晓明	陈智英
	杨匡汉	俞吾金	赵宪章	姜 涛
	康正果	程炳生	谢维和	黄晓峰
总 策 划	赵 璜	陈智英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许 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这套大型丛书接近完成的时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二三年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在充满风风雨雨的百年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展望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的然而又是十分辉煌的路程。

应当说，在 20 世纪剩下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力图全面地在思想、学术、理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探求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仅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理论上缺少相应的研究，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认定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因为，我们深信，这项系列工程的展开是对百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一次自觉的反省和展望。

“五四”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各种阵痛中终于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历史步伐。然而，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因袭的历史包袱太

沉重，或许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特别艰难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进步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力图体现历史要求的同时又啮咬着自己的灵魂，急匆匆地锻造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历史没有准备一个成熟的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知识群体，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探索着前进的。而 80 年代，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历史要求与知识准备、文化传统与社会批判、政治理念与大众心理……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知识分子的敏感心灵又一次经历了深刻的洗礼。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动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的改造落后和分裂的中国的社会工程获得了初步成功——尽管经历了深重的坎坷和曲折。“五四”时期诞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朝气蓬勃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忱，深刻地影响和主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变革。然而，与“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任务不同，80 年代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是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中国。所以，80 年代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都是全新的课题。

在沉重的历史负荷面前，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将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在历史变革中知识主体的思想轨迹与社会功能，研究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心灵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历程，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担当起这套丛书编辑任务的是一群 40 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

其中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及80年代的开放改革，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种种动荡和痛苦的反复。然而，他们执著地求索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之路。有了80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就如他们的年龄所标志的那样，在思想上开始走向成熟了，对现代中国来讲，一种沉稳的理性比之激情更为需要。清理极为复杂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提高到学术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知识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是建设新文化所急需的。由此，本着“开放、求实、建设”的精神，我们祈望一切关怀当代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支持这项事业并提供意见，惠赐佳作。

到本世纪末，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然而，有什么能比参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更能激起生命的热忱呢？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完成什么，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为序。

1992年6月6日于北京钟鼓楼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编 寻找角色的剧中人	
——命运与特性·····	(8)
第一章 存在之谜 ·····	(10)
并不轻松的遗产 ·····	(11)
窃火者的悲怆 ·····	(21)
地之子与零余者 ·····	(33)
漩流中的浮沉与边缘化 ·····	(52)
第二编 苦难与记忆	
——十年浩劫之思 ·····	(71)
第二章 社会健忘症 ·····	(75)
什么是红卫兵? ·····	(75)
为了忘却的纪念 ·····	(77)
被遗忘的角落 ·····	(79)
记住过去,才能超越·····	(82)
第三章 申诉与忏悔 ·····	(84)

圣徒情结与无罪辩白	(86)
青春无悔和生命血性	(93)
认识自己即是认识世界	(96)
第四章 流放者归来	(105)
贝壳与鲜花	(106)
过于漫长的青春	(115)
告别旧梦之后	(121)
第五章 凌云健笔老更成	(139)
化石再生之后	(139)
心灵的忏悔与道德的超越	(143)
第六章 打开“魔瓶”	(148)
人与兽的困惑	(149)
湿婆之舞与俄狄浦斯	(156)
八方风雨来眼底	(164)
第三编 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	
——学者与斗士的两难困惑	(174)
第七章 承受之重和轻	(176)
学术迁变与国事兴亡	(176)
命运之网与悲剧心灵	(183)
搏杀快感与诗人情绪	(190)
政治化及其局限	(196)
学者情怀与形式合理性	(209)
第四编 关山何处是家乡	
——心灵寓所的寻觅	(223)
第八章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消长	(226)
科学主义与方法崇拜	(227)

人文主义与道德张扬·····	(235)
启蒙思潮和国民性改造·····	(244)
现代化与强国之梦·····	(256)
审美境界:从康德到尼采·····	(266)
第九章 旧梦与新思 ·····	(281)
光荣与梦想·····	(282)
大洋彼岸的批评与此岸的回应·····	(289)

第五编 新旧世纪之交

——失落与重振·····	(305)
第十章 在新的挑战面前 ·····	(306)
文化的漂零·····	(309)
失败主义种种·····	(322)
走向神圣的祭坛·····	(337)
危机、选择与自由·····	(347)

绪 论

考察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对我是一件思虑数年并自以为有所心得的课题。然而,当我落笔把自己的思索写下来的时候,却又是充满了新的困惑。

首先,便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问题,即我是在何种意义上为我的全部论述设定考察对象和本书的思维空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又恰恰是歧义纷生的。有从学历上划分的,即是指具有大学本科或者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者;有从劳动特征上划分的,即是指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使用知识不包括在内)为谋生手段的人;在1993年出版的一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社会学专著中,作者所举出的各种定义,有将知识分子定义为精英的,有将其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有将其定义为脑力劳动者的,也有从知识活动的特征方面去界定的……^①此外,还是各家各派的,马克思、列宁、葛兰西、毛泽东、希尔斯、韦伯、熊彼特、曼海姆,都在被今人频频引用。

^①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第6章“中外知识分子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结合中国国情和当今关于文化、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中的普遍倾向,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系从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借引而来——余英时概括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理解;他说:“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①

余英时所介绍的这一定义,与他对中国古代的士的品质相吻合,而且在大陆学人中引起较多的响应,人们在各自的表述中,直接或间接地表示的相当的认同。1988年春天,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报邀请京沪两地部分学者座谈知识分子的有关理论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汪天山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理性的代表;郑也夫指出具有批判精神是其核心;阎步克阐释了希尔斯的观点,即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比较关注人、自然、社会、宇宙一般最本质的问题,通过色彩、音响、语言、形体等符号,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使人与上述诸领域保持真、善、美的关系；黄万盛指出，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有历史使命感的那种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陈子明指出，知识分子具有三种功能：技术功能、价值功能和认识功能。^① 这里的提法多种多样，其共同之处则是指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1993年夏开始进行的关于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关于文人与自由的辨析，论者也大多强调知识分子要保有对世界的终极关怀，要充当社会的良心，尽管在商品化时代，知识分子仍然不能放弃精神的追求。^② 而且，在这一讨论中所出现的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由此后退而重新选择所引起的，比如说，在关于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论争中，文学评论家大多坚持社会良心和终极关怀的立场，作家们却宁愿把写作认作是一种职业，是与经商、做工等没有多大差别的谋生手段，实际上是把写作从坚守知识分子的情操转换为养家糊口的手艺；再比如陈平原的引起学人关注的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③，似乎是在对知识分子作出新的界定——如前所述，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良心，近乎于宗教承担，是无从选择无从逃避的，只要你把自己放在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你就会必然如此。陈平原却希望把这种不容置疑的角色规定转换为个人的自由行为，治学为本，是否要入世，要对人间事务发言，则可以听君自便，不必以社会良心自许和自励。

因此，取余英时引述的知识分子定义，既有理论上的依据，又关乎近年的有关讨论；当然，最重要的，乃是我自己的思考，在今天，讲历史使命，讲社会良心，讲终极关怀，讲人文精神，似乎不合

① 见陈小雅《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几个问题》，1988年3月17日《光明日报》。

② 详见本书中《危机、选择与自由》一节。

③ 载于《读书》1993年第5期。

时宜，似乎过于迂腐和传统，但我仍然愿意和那些执拗地坚守这最后一道心灵防线的同志（志同道合者）把它大书在我们的旗帜上——尽管我们也有世俗和卑微的一面，但我们也渴望以此获得拯救。

因此而来的，是又一重困惑。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都是冷静而严谨的学术态度，要求遵循一定的操作规范。而且，近些年来，随着自省意识的增强，人文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要清理学科的内在理路，要讲求严肃的治学态度，要以对学业的精进和深化作为立足的基石，真正要做到学有专攻，而不能只凭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花拳绣腿，或者以学术研究为敲门砖，去敲开仕宦或致富的阿里巴巴山洞。然而，人文科学，包括我正在撰写的这些文字，毕竟难以通过实证性的、客观性的实验手段，或者凭借严格的抽样调查、问卷回收等去尽可能地做到精确和普遍覆盖；人文科学本身便是以价值判断为其依据的，尤其是文学、哲学和历史，它们不是以统计平均数为其长，而是考察其独创性和个性化，往往是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与之相关的，是评价的准则问题。它无法诉诸公式和实验模型，无法取得一致的公认，而是因研究者和评价者的主观性选择而发生形变，融入研究和评价者的思想情感倾向。甚至，就连评述的语言，都不能不带上浓重的感情色彩，——对于我自己，在此前写成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问世后，就听到我的一位学生批评说，治史宜冷峻客观，不应渗入主观的情感因素；我觉得此言很有道理，但是，真正要落实下来，又谈何容易。积习难改，我多年的思维和写作习惯，岂是轻而易举便能改除的。至于主观评价，更是在所难免。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文化历程，我自己不只是一个亲历者，还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为之付出许多的思考和情感；虽然卑无高论，但回顾既往，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牵动起情感

的记忆来。直言之,即便是我在本书中所倾诉的关于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有关思考,也是在 80 年代中期思想文化潮流的涌荡中萌生,又在这潮流中去展开和验证的;如果没有扪心自问,没有主观情感的促迫,我也不会去触动这样一个混沌而错综的命题的。做研究应该持冷静的科学的态度,但是,排除了情感因素,我就不会秉笔为文,我要做的,首先是对自己所属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灵的反思。因此,我只能尽量提醒自己,尽可能借助有关的思想资料,追求客观性和学术性;但是,一个顽强的情感的我,又总会不时地跳出来现身说法,或直抒情志,我已经将这种痕迹抹了又抹,但是却无法如愿,除非我放弃这一选题。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我在时间上将其限定于 70 年代末期至此书杀青时的 1994 年 3 月。从客观上讲,这是历史的转型期,它是中国大陆从十年动乱和左倾思想的笼罩下挣脱开来,寻找医治民族创伤、振兴中华的自强之路,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大潮,洪波出闸,激流涌进,直到 90 年代中期,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和商业活动成为社会的中心,使中国由封闭的政治型的社会转化为开放的商业型的社会。这期间,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为了寻找变革现实的思想文化的动力,为了建立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为了在除旧布新、继往开来中给自己觅得心灵的寓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也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的思想文化高峰,广泛而深刻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思考,也深切地展示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历程:他们对于现实的评判、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自身使命的确认和对文化的叩询,他们面对商品化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下所展示的惶惑、痛苦和奋发,以及他们的传承,他们从民族传统文化和 20 世纪现代文化以及历史进程中所承袭下

来的某些禀赋和性格特征。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上端承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在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和振奋民族精神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新的努力和巨大转折；它的下端则是对于跨世纪的中国，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前行的 21 世纪的中国，将在精神面貌和思想文化上产生无可替代、无可选择的深远影响。

通常的历史分期，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中国当代史的开端的，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也应当以此为起点。而且，从建国初期至“文革”前夕，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浮浮沉沉进退退，也是相当丰富和富有启示性的，“文革”中的风云变幻、思潮起伏，和知识分子一方面饱经摧残、一方面又最大程度地分化和最痛切的思考，亦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思想文化的标本。然而，要建构起从 1949 年至今天的几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框架，纵览如此宏大的思想文化命题，我自知才学浅薄，无法胜任。还是让我从最熟悉的部分、从自以为能把握其一二的时期作起，效绵薄之力，尽拳拳之心，做引玉之砖吧。

由于研究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既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既有成果，亦无法借助他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只能靠盲人摸象式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摸索，并尽可能地捕捉其本身的内涵。这种平地起高楼的工程，自然应该格外地求其坚实，让客观材料说话。但是，砖瓦木石可以现实地搬运过来，但这施工图纸却没有成品可以照用不误的，仍然要靠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模式去支撑它。于是，一方面，我是遵从“大胆地假设，小心地考证”的方式，著述此书的；当然，这假设，仍然是从对原始资料和个人体验思考中归纳、提炼出来的，仍然是有所本的。另一方面，我又常常是“述而不作”，大量地摘引编抄有关的诸家著述，力求保留其基本的历史风貌，连篇累